

早在戈公振先生1930年的《英游漫谈》一文中,已经提到了该餐馆,到陈西滢和徐钟珮驻留伦敦,已经有些年头了

“新中国楼”旧事

周松芳

前两年看民国时期英国中餐馆的材料,看到时任《中央日报》伦敦特派记者徐钟珮写的《伦敦和我·中国菜馆》,说在伦敦开中餐馆利市很好,引得在英人(当然,主要是广东人)也跑到英国去开杂碎馆,其中利安饭店的主人利安,还在好莱坞当过电影明星,“他饭店里挂上官灯,装上屏风,茶几上一只只中国花瓶,倒是十足的中国特色。壁上悬挂明星们的照片,都有明星自己的签字,他的馆子,主要的主题是电影界中人,常有明星去用餐”。读来似真非真,因为印象中好莱坞的华裔明星只有黄柳霜,此外黄宗霏是做摄影的,后来也做过导演,他们籍贯都是广东台山,却未曾听闻有一个叫利安的。今读《陈西滢日记》书信集,里面多次提到“新中国楼(ley-on)”及其老板的电影明星身份,虽然没说“利安饭店”,但从“ley-on”的音译,可知即是一家——徐钟珮用的是音译英名,陈西滢则是中英店名并列。陈西滢第一次记载是1944年4月3日:六时余到公超处。与赵君及公超谈了一会。公超邀往“新中国楼”(ley-on)吃晚饭。坐谈到十时半方回。公超在此认识的人真多,如T.S.EliEdith Sitwell, Rose Macaulay等文人, Laski等政论家,以为Gallacher等是共产党。我们三人吃一锅三个菜。饭菜是18先令,还是经理客气,据赵君说现在一个人去吃饭,至少五先令,大约得六先令。战前一个人去吃饭,只消1/6,而且还吃得好些。伦敦

画。又有一个是新中国楼,主人名利安,从前是电影明星,所以墙上挂满了许多明星送他的相片。生意都好。信中指出ley-on的中文名利安,与徐钟珮一致,可证所述是同一老板同一餐馆。利安的服务是很好的,比如圣诞节前夕各餐馆都不开门营业了,他们还坚持着:“(1944年12月23日)出门已近二时。今天许多饭馆已经不开门。在Ley-ons吃了些东西。”1945年,陈西滢在日记中记载了3次新中国楼伙食,每次都是高大上的筵席:1945年2月2日:同到新中国楼。桂永清(驻英武官处负责人,级别同于大使)今晚在此大请

客。分八桌,每桌八人,几乎都坐满了……大使随员几乎全到了。领事馆全到。各武官处的人也来了。名教授(在英国任教的五位中国教授)也居然都到了。1945年6月20日:晚华商协会在新中国楼与清华同学会联合宴请孙立人将军。(结果是利安不收钱,所以实际是利安请客。)到了四五十人。客人除孙及衣上校外,有中国新来的陈纪彝、黄翠峰二女士。连瀛洲及李光前。汇文、芦浪、谭跳,方章也到了。熊式一也在座。董霖等也在。菜有鱼翅。酒也不少。1945年7月13日:六时半到新中国楼。李光前(新加坡著名华裔)在此请客,请了三十人,大多是英国银行家之流,也有侨

没有人再耐着性子听外婆讲故事,她成了大家敬而远之的怪老人

我的外婆

肖鑫

推门进屋,我跟着外婆逐一打招呼。外婆坐在沙发上,厚重的衣服将她护得很严实。她身子弓成一团,眼睛望向电视。我知道她耳朵不好,凑到她身边,扯着她的袖子唤了一句:“我回来了。”她扭过头,吃了一惊,眼里忽然有了光,顿了几秒,握着我的手背说话。年纪一大,等的时间总是比走的时间多,但时间不等人,有很多话没说出口,人就走了。外公去世快一年了,外婆的话好像多了不少,但也许她只是把那些原来说给外公听的,都说给我们听而已。她守着她和记忆中的一切,那些在农技站当出纳的日子,抚养四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岁月,家中的收支明细,医疗账单的每一款项,那些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画面,被她以独特方式穿插叙述,辅以貌似神异的想象,变成一个又一个精彩又荒诞的故事。

她的孩子们不爱听,因为她讲得不对。但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些事她明明都记得,怎么会错呢?外婆的固执让她孤独,外公走了以后,这种孤独常常让她害怕。她不敢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房间,轮流在子女家中住。但她的规矩和子女的性格不人,她只觉后生不尊重她,而后生又受不了老人古怪的脾气。她的眼泪比以前多了很多,而年轻时的她,从未向谁屈服过。流血不流泪,她一直是这么教导子女的。

现在她讲了很多不属于她的故事,她的想法一天三变,没人知道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嫌晚辈见面不跟她打招呼。她听力不好,说话不大声她听不见,声音太大了,她又觉得在吼她。她说对一日三餐没有要求,但对冰箱里每一样食物的动向都记得很清楚,坏的不让扔,好的不让吃。她说自己的钱最后都是要给子女的,但发现数额不对,就翻箱倒柜

找,找不到了就躲在房间落泪。她说,是外公把她的钱带走了。没有人再耐着性子听外婆讲故事,她成了大家敬而远之的怪老人。因为心血管问题,外婆进了医院。医院里,除了子女,她不相信任何一个接近她的人。她跟医生说,病房里的摄像头要拆掉,不然她总觉得有人在盯着她。子女不在身边,她甚至会躲进卫生间,说躲在那里就不会有人打扰她。她说医院的人很坏,不给她吃饭……

外婆确实累了。她做了手术,术后我去看她。她身上插了管,呼吸机还挂在脸上,手术很成功,她并无大碍。只是我凑过去的时候,她的神情有些恍惚,她似乎没想过我会来,唤了我一声,又望向天花板,顿了一会儿,干脆把身体撑起来,坐着跟我说话。舅舅被吓了一大跳,把她按住,厉声要她躺下,说刚做完手术直接起身血管会破裂的。她看我半晌,问了一句:“你身体还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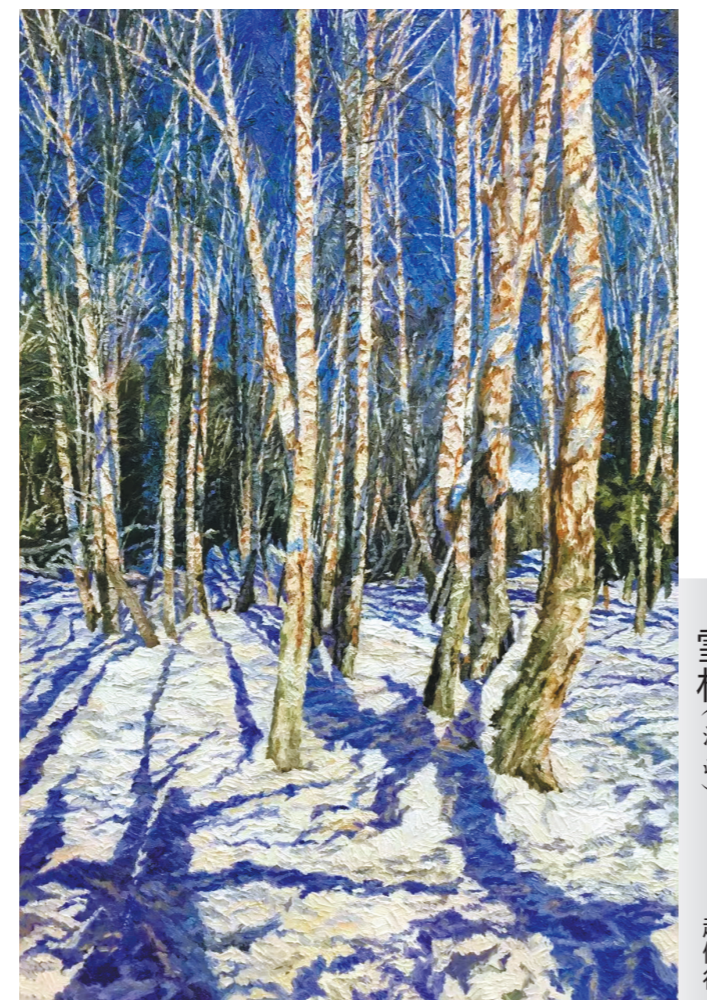
我妈是外婆的四个子女中,唯一一位还在湖南的。湖南湿冷,十多年前子女们就把外婆接到广东了。春节后,我妈到广东看望外婆,准备回湖南时,外婆曾问道:“能不能再多待几天?你在这里,我才安心。”——外婆极少说这么软的话。外婆握着我的手坐在沙发上,没有再讲起曾经的故事。手术康复后的她,精神好了很多,却不似从前健谈。她不再问起我妈,只关心我找对象的事,一再叮嘱找对象相貌不重要,关键是心善。我笑着说:“外婆为标准找吧。外婆笑道:“傻小子,现在时代变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标准,找对象好的。”

外婆站起身,我扶着她,她下意识地,她坚定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笑着跟我说她准备休息了。子女们喝茶的喝茶,聊天的聊天,她没有再去等任何人。

一束光

杨莲

那些植物在盛大的阳光里像人一样爱着小溪清洗着腹脏,它的每一条血管都盛满了明亮的光线我眼前的,装着昨日黄昏那面干净的湖,泛着浅蓝色的光泽闪烁的,小小光斑。彼此守望然而,事物永久性的悲剧使我们在痛苦中徘徊什么样的意象在继续,朝着黎明的方向编织夜的诗句,直至最后的庆典——一个词,肩负思想,美的事物还有爱和希望,在这浑浊的尘凡给黑暗一束光。在黑夜与白昼



雪林(油画) 赵健行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曾育文



第五届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博览会现场

3月5日,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东省广轻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广州南丰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博览会”现场举行。该研讨会由岭南文化传播研究院、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馆共同承办。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社长、副总编辑胡泉致表示,此次研讨会是工艺美术行业与权威媒体的一次有力结合,双方合力推动广东省工艺美术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广轻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梁晓曼指出,研讨会由众多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助力,将不断提升工艺美术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

研讨会围绕“非遗工美高质量发展观察、实践与思考”“非遗工美的海外传承与传播”两大主题进行,数十位在广东乃至全国非遗、工艺美术界有公认社会影响力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高校学者、青年非遗传承人等齐聚一堂,为新时代广东工艺美术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用好“非遗+”概念

工艺美术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如何走出狭小的美术圈,进入到现代的社会生活中去,进入到更广阔的当代空间里,是当代工艺美术从业者和研究者不断思考、观察并用实践检验的议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许钦松尤其关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的“非遗+”概念。他认为,“非遗+旅游”既有利于推进非遗的活态传承,也有助于优化提升旅游供给端质量,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许钦松现场为大家分享了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以非遗文化打造的文化旅

“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善用非遗名片 工美走向世界

Panel discussion titled '非遗工美高质量发展观察、实践与思考' (Observation, 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afts). Participants include Fan Anqiang, Wu Ruochang, Xu Ruofeng, Liu Xiaochun, and Qi Jie.

Panel discussion titled '非遗工美的海外传承与传播' (Overseas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afts). Participants include Liang Xiaoman, Li Zhiyong, Gu Hong, Fang Xin, Chen Jizhou, and Chen Youshi.

用现代激活传统

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齐喆认为,工业革命取代了传统手工艺赖以生存的农业文明的基础,导致手工艺和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但恰恰是时代更迭期间,工艺美术也会迎来变革的重要时期”。在谈到信息化时代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已能依靠大工业生产得到满足,却为何还要重视工艺美术的发展时,齐喆说:“在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后,传统的、手作的、高端的工艺美术品,比如陶瓷、漆艺、丝绸等是我们进一步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体现。所以,即使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依然有它存续的价值。”同时他提到,传统手工艺人不能排斥和畏惧使用新技术,“产品需要分类分级,高品质的、最高端的、纯手作的,这个部分当然是要保留的,但是更大量是跟普通市民生活相关的,显然需要技术力量介入”。齐喆认为,技术是中性的,用现代激活传统,只有让技术为我所用,“这是工艺美术发展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谷期后,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最好契机。我们要主动拥抱新的技术、新的审美、新的社会生活需求,才有可能在时代洪流里寻找到传统工艺美术的价值和生存空间”。

真善美:跨文化传播的关键

在中西交流中,非遗技艺与工艺美术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华夏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提供了独特的载体。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澳门画院研究员陈羿州表示,中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文化传播及交流等方面存在巨大的空间。广州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方昕结合自身海外工作经历,谈及要实现非遗与工美的海外跨文化传播,如何“走近受众”从而进一步“走进受众”是关键。他认为,除了传播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文创是另一种延续传播链条的重要形式:“文创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传播形式,它以受众熟知的语言和已掌握的语言方式进行信息传递,降低了学习的成本,也缩短了传播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距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系主任谷虹认为,当下我们在进行非遗的海外传播时,有一种趋向是过分追求高大上和极致的美,这往往不一定能收到好的传播效果。“真和善是美的基础。从传播的角度看,东西方民众对于善与美的追求是共通的,都要建立在‘真’的基础上。要做好非遗的海外传承传播应该有新的格局和新的思路。”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李紫莹认为:“传播非遗需要有一个代表性IP符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卡通图形,而应该融入年轻人的语言,让年轻人主动传播分享。我认为传播的本质就是受众自愿分享。”许钦松也特别提到,利用传统文化元素打造全新IP,成为文创产品“出圈”的一大妙招。广东佛山市祖庙博物馆近年来开发的“狮舞岭南”系列食品文创、祖庙牌坊文创雪糕、“榴枝英挂帅”陶塑瓦脊系列文创等都是优秀案例。